

中外名人傳

(三十)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五十六頁）

吳芳吉（一八九六—一九三二）

民初四川大詩人
四川省江津中學校長

孝子神童感天動地

吳芳吉為民初四川大詩人，詩風古樸，富有才氣。平生與另一位大詩人吳宓（雨僧）非常友善，為生死道義之交。可惜吳芳吉早逝，死時年僅卅六歲，如一道彩虹劃過文學灰暗的長空。

吳芳吉字碧柳，別號白屋吳生，四川江津縣人，幼時非常聰明，領悟力特強，讀書過目成誦。生來至情至性。幼時，他的父親到重慶經商，因虧損發生糾紛，挨告被關入監牢。吳芳吉不顧旅途艱險，毅然隻身前往。當時，他住在江津縣的白沙鎮，在聚奎學校讀書，聞訊焦急萬狀，立即動身赴重慶省視父親，那時他才十歲，而白沙至重慶距離

兩百多里，沿途山路崎嶇，舉步維艱，吳芳吉竟隻身步行而至。到監獄要求探父，獄卒不許探見，他即長跪獄門，幾乎暈厥，獄卒見他孝心感人，允其見父。後來其父打贏了官司，獲釋出獄，而吳芳吉的孝行已遍傳鄉里了。

在聚奎學校，吳芳吉以文章錦繡著稱，每次作文考試，都是全班第一，學校常把他的文章張貼於公告欄，作為其他學童的典範，因而在故鄉，他被人目為神童。

一九一〇年，北京的清華學校在成都招生，鄉里父老知道吳芳吉的才名，勸其父送兒子赴試。白沙到成都，路途長達千里。他的家境清貧，籌不出足夠的旅費，僅有制錢千餘文，不足以買舟雇車，只好走路，每日可行百餘里，走得腳腫潰出血泡，才到成都。及至參加考試，卻以優異的成績獲得錄取，遂在同年赴北京清華學校就讀。在校結識另一才子吳宓，因同姓之故，立即成了好友。吳宓較吳芳吉長兩歲，他遂視吳宓如兄長。

後來兩人都成了文壇上著名的大詩人。

次年秋天，武昌革命起義成功，清室震盪，清華學校原由清室所辦，前程未卜，遂解散學校，資助學生還鄉，吳芳吉返回四川。不久，民國成立，清華復校，吳芳吉回到北京復學。後來參加校中的留美考試，吳芳吉獲得錄取，遂準備赴美，不料發生學潮，吳芳吉因為同學抱不平，被迫退學，留學也泡了湯。

打抱不平退學無悔

事故的發生，起因於四川廣安籍的同學何奎垣，因病沒有參加考試，依章程補考。何奎垣長於數學，而校中的數學教師多為外國人，有些是濫竽充數，常常不會解題，何奎垣予以譏諷，於是這些外國教師就藉故不許何奎垣補考，何向校長申訴，而這位校長曾是曾國藩在兩江總督任內考選幼童出國留學者，英文刮刮叫，對國文則所知有限。加之年已老邁，怯懦畏事，袒護外國人。何奎

垣睹狀大怒，急不擇言，衝口而出，指校長是老而不死，引起外國教師公憤，何奎垣遂被開除，並強迫立即離校，旋即見有壯漢數人湧至，不問青紅皂白，即把何生的衣物擲出室外，把何生左右挾持，如提牲畜一樣的擲出門外。圍觀的同學無不義憤填膺，痛恨外國人欺凌中國學生。吳芳吉知道此事後，於當日午餐時，向同學們慷慨陳訴，並獲致結論，集體向校方抗議。學校見眾怒難犯，申報到教育部要求壓制，教育部不作調查，聽信一面之辭，即要懲罰肇事學生。消息傳回學校，群情大譁，學生一聞而散，校舍為之一空。這時，教育總長范源濂見學生罷學，也慌了手脚，派員勸導學生回校，條件是凡願寫悔過書者，皆可復學，勸導者找到吳芳吉時，他堅持自己沒錯，無過可悔，拒寫悔過書，遂退學，於一九一一年底返回家鄉。

回到家後，吳芳吉發覺家中多了兩位婦女，詢問之下，始知係因城裡兵亂而避禍鄉下者，因為是同宗，所以借住他家。她們之中一位是吳山之妻，一位為吳山之妹，而吳山這時正在北京做事。吳芳吉為她們談北京風物，引得姑嫂兩人極為嚮往。不久，吳芳吉欲返北京，姑嫂兩人同表希望偕行，赴京與夫兄團聚。可是吳芳吉阮囊羞澀，付不出旅費，姑嫂也兩袖清風，此事為當地一位江湖俠客聞知，慕吳芳吉才名，慷慨贈送十餘金，已足敷三人旅資，遂攜兩女同行，抵北京後，吳山欣喜妻與妹遠道來聚，非常高興，視吳芳吉為恩人。及至後來聽說吳芳吉被清華學校開除，態度大變，由尊敬而輕視。使吳芳吉極為痛心，留有四言詩一首記此事，詩云：「壬子之秋，流落津沽。乞人一飯，傭我為奴。主人昔者，與我託孤。謂我英俊，富貴無虞。今我無依，貌如薪樗。謂我夢味，終為菟窮。命我汲水，堅冰在途。命我炊爨，手痛不舒。再飯未已，厲色相覷。積薪為枕，宿我階除。風撼戶鑰，雪斷庭梧。」

詩作富陸放翁況味

一九一三年，吳芳吉得友人資助，由北京回四川，行至宜昌，川資用罄，只好沿江乞食而行，歷時五個月，步行三千多里才回到家。這時正值護法討袁之役，到處兵荒馬亂，吳芳吉沿途歷經艱險，感觸良多，成詩七十餘首。回到家後，把旅途所寫詩寄給吳宓雨僧，吳雨僧讀過，讚許其詩有陸放翁的風格。

次年，吳芳吉任教嘉定中學。一九一五年春到上海，由吳雨僧介紹入章氏叢書社當校對，月薪十二元，他以半數作自己的生活費，半數寄回家鄉奉養父母，是年秋，因與人睦離職，生活困窘，每日一碗稀粥果腹。吳雨僧聞知，又匯款濟助他。一九一六年二月，吳芳吉在上海無法立足，乃逃返四川，當時軍閥混戰，川東慘遭蹂躪，民不聊生，吳芳吉行至忠州，為軍隊擄去，疑他是間諜，差點置於死地。脫險後，回到家鄉，任教於永寧中學，生活粗告安定。

一九一九年秋，吳芳吉再回上海，仍由吳雨僧推介至中國公學創辦的新群雜誌社工作。社長周君南，對吳芳吉十分器重，當時中國公學缺少一名國文教員，周君南即請吳芳吉代理兩週，最初僅有學生四十人，後來名聲傳開，受學者多達八十餘人，遂留在中國公學任教。一九二〇年，長沙明德學校校長胡子靖到上海徵求教師，邀吳芳吉赴明德任教。透過胡子靖的關係，吳芳吉在長沙結識詩詞名家劉永濟，時相唱和，遂結成「湘君詩社」，共同追尋屈靈均、周濂溪及王湘綺的流風餘韻。留長沙長達五年，並迎接父母至長沙奉養。

一九二五年夏天，吳雨僧臥病北京，吳芳吉遠道前往探視，吳雨僧欲留他在清華任教，但他認為當年被清華開除，不願回頭作教師，乃由吳雨僧推介任教西北大學。西北大學校址在西安，吳芳吉由北京策驢赴任，那時軍閥吳佩孚正與陳軍交戰，兵戈四起，盜匪橫行，數百里無人煙，吳芳吉獨行入潼關至西安，任教凡兩年，遍遊西安名勝古蹟，幽情均記之於詩。一九二六年軍閥劉鎮華部圍攻西安二百卅天，吳芳吉處在圍城之中，和學生絃歌不輟。城裡糧盡，吳芳吉和愛徒陝西籍學生柳潛相約到大禮堂端坐等死。不過，吳、柳沒有餓死，解圍後，柳潛病卒。

，吳芳吉哭祭甚哀，並弔之以詩曰：「相邀垂死際，冠帶坐堂堂。」即記此事。這次圍城之役，西安居民餓斃者達廿餘萬人，吳芳吉痛恨軍閥殘民以逞，寫西安圍城詩長達數千言，林公鐸讀後題其詩後，並戒之曰：「願什襲藏之，毋捋虎鬚以買禍。」

匆匆而逝識者痛惜

一九二七年春，吳芳吉應東北大學之聘前往任教，不久，因父病篤回四川省親，可惜未獲一訣。是年秋，應成都大學之請任教講學，備受學子歡迎。一九三〇年轉往重慶大學任教。次年，其故鄉江津縣縣長谷醒華，敦聘吳芳吉為江津中學校長，朋友同事都促其接任，他以端正學風應自故鄉開始，遂赴任。谷醒華是他的舊識老友，兩人曾在浙江嘉定中學共事，當他流寓上海生活困頓之際，谷醒華曾予接濟，恐他不受，乃委稱償債給之。但吳芳吉心裡有數，及至受邀回鄉任校長，乃以報恩的心情前往。

不料，到任數月，吳芳吉竟告病逝，得年僅三十六歲。他的老友吳雨僧非常痛惜，悼之曰：「吾生平閱人不少，又讀書所及，嘗細繹中西古今人之性情行事，用為比較。竊謂若論其人之天真赤誠，深情至意，不知利害，不計苦樂，依德行志，自克自強，一往而不悔，未有如吾友碧柳者。」兩人交稱莫逆，這是肺腑之言。

吳芳吉讀書浸淫儒家思想甚深，曾以近

代世道淩夷，人心陷溺，不復明其本然之善為憂，因而認為要挽救人心，必須先恢復人的善性，所以其詩自敘云：「余既生長江湖，飽經離亂，每感人之相與，至可驚駭，以萬類至靈之物，有千古不復之冤；雖文教昌明之秋，有思想不到之慘。或目覩之，或身受之，要為泯沒其善性。人之善性苟不可復，則人類痛苦永不可除，談學言政，亦必終無是處。久抱幽憂，時多癡想：以天下滔滔，亦必如我之可挽救。我與他人之性，雖二而一；人性不復，則吾心為未能盡。妄欲以人力挽回天運，以天運啓悟眾生；使已泯之性，失而復歸，無涯之悲，稍能寬慰。」惟其欲人我卻復其善性，尤重忠恕。故嘗舉其友人唐鐵風之說：「儒家於善善之心充量發達，惡惡之心務求減少。否則一身之外，皆可殺也。」他深以為然。又曰：「宣布人的罪狀，不是救罪人的根本方法。」這就是民胞物與的心懷，亦即儒家已立立人，己達達人之義。吳芳吉平日教學即本此旨意，誠於內而形諸外，使學生猛然省悟。因而朋輩都

天嫉英才詩文留名

吳芳吉天才橫溢，力學不倦，他嘗敘英詩人彭士（Robert Burns）列傳云：「是知天才云者：可信而不可信，可用而不可用；世無不可以為聖賢之人，亦無不可以稱天才之士。聖賢之不世見者，人之自暴棄耳；天才

之不世出者，亦由人之自荒廢耳。故曰：人力即天才也，求則得之，天安有厚薄於人為之高下哉。」吳芳吉論詩：主張文窮必變窮必變體，天行健不息，我詩胡能已。哀彼庸妄人，新舊拘疆理，未識真面目，徒矜創與擬。新者疏不親，舊者沉不起。安行須正途，首除積習靡。我愛英人言，舊瓶盛新醴。」吳氏的詩有古樂府風格；尤得杜少陵神髓，蓋皆為心期契稷，化民成務，並非徒以寫性靈而已。他又飽經憂患，其取也宏，其積也厚，發抒為詩，奇鬱綿逸而蒼茫無際。故而陳銓評其詩曰：「中國近代詩人，無論新舊，吾未見有能比擬吳君者；中國近代文人，吾亦未見有忠於藝術，歷萬苦辛而不悔如吳君者也。」確是至論。

吳芳吉的遺著有四種：「白屋吳生詩稿」為一九二八年手寫者，石印刊於成都。另一為聚奎學校刻本，為一九二九年詩稿增訂本。再則為「白屋先生全集」，為吳氏身故後由其學生周光午、劉樸所輯印，於長沙出版。後來周光午還把其遺子二人帶至長沙明德學校就讀，扶助他們自立。最後為「白屋詩稿」，為四川文獻研究社就聚奎本增訂的，曾在台北刊行。

吳芳吉下葬時，他的學生劉樸以其遺作裝於磁筒中陪葬，並題其上曰：「嘔自君心，還於君柳；文棟倍雄，來世有作。」此外，他還留有日記六十餘萬言，於周劉兩人編

印其全集後才發現，迄未刊行，十分可惜。
(康僑撰)

李永剛（一九一——一九九五）

河南信陽師範學校校長

新竹師範學校教授

政治作戰學校音樂系系主任

李永剛河南太康縣人，一九一一年十月十六日生，一九九五年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四歲。

他出生於太康的教育世家，早年就讀於省城開封第一師範學校藝術科，一九三一年六月畢業後，派到該校附小任教，九月受父親鼓勵，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音樂系，隨唐學詠、馬思聰等名師學習音樂。當時恰逢日本軍閥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東北三省，「一二八事變」進攻上海市，青年學生、愛國情殷，在校即參加學生義勇軍，立誓抵抗日本侵略，保家衛國。

一九三五年國立中央大學畢業，北返家鄉與周女士結婚，到信陽師範學校任教。後來因為對日抗戰日軍南侵，隨學校播遷，溯黃河西上黃土高原，歷盡艱苦。

一九四五年我對日八年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信陽師範由陝西遷回原址復員重建，他以教務主任身分，協助校長完成。

一九四六年河南省教育廳發布他任信陽師範學校校長，但他的夫人已帶著兒子李歐

梵、女兒李美梵南下南京，在中央大學附中任教。

一九四八年，國共內戰，大陸局勢已顯混亂，原中大音樂系教授唐學詠接長福建音樂專科學校，立即敦促他到福建任教。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五日，在局勢十分危險的時候，舉家由福州來到台灣。先後受聘於新竹師範學校，台灣省教育廳教師研習會，一九五三年入政工幹部學校（即政治作戰學校）任教，從音樂系教授、系主任直到退休後兼任教師，達四十年之久。

李永剛一生，平凡踏實，做事有始有終，在大陸苦難的歷程，臺灣小康的歲月，他和夫人都泰然自若，不為時移，不為勢劫，更不為物誘，他除了身上流的是黃河岸邊中原兒女的熱血之外，還有一個深植於心的精神標竿，那就是在南京唸中央大學時，每天在校園中面對的一棵「六朝松」。他真是人如其名，有情必永，無欲則剛。

不過，他在杏壇和樂壇的功業，卻極不平凡。就為人師而言，他盡瘁於傳道、授業、解惑，盡心於疼惜、關愛、鼓勵，六十年如一日，無倦無悔，是嚴師兼慈父的典範。就作為一個音樂家而言，他的樂學論述，釐清了中國民歌調式與希臘聖歌調式的差異，指點出運用上的許多迷津。

一九五四年他創作「大巴山之戀」，是臺灣光復後第一首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國語合唱歌曲，「行行出狀元」組曲，如今已傳

唱到香港、福州、上海、北平，而其中的「拉繹歌」一闕的勁力、沉穩、渾厚、樂觀，更是李永剛作品風格的具體象徵，此外，他的「和聲學」、「作曲法」、「實用歌曲作法」，也是書如其人，最能深入淺出，循循善誘。從小學教材、中學課本，到現在海峽兩岸的藝術歌集，還有許多數不清的歌樂，都是出自他的心血結晶。一九七九年「長江萬里」巨構完成，在他過世後曾在台北市的國家音樂廳紀念會上演唱全曲，以慰他在天之靈。

音樂和體育運動，有時也關係密切，這位音樂家熱愛足球，他在台灣新竹師範當音樂教師兼教務主任，常組教師隊和學生對抗，由於他的領導，師生足球賽一直進行得非常愉快，因為互有勝負，每一場都是拼鬥激烈。李永剛平常斯斯文文，不苟言笑，但踢起球來，卻是威武八面，銳不可當。他的學生散文作家邵備，還特別在報紙副刊上為他描寫一番。

他的長子李歐梵，也是有名的文學家，常在報上發表文章，目前在美國大學執教。
(龔祖遂撰)

布萊德雷（一九三——一九九二）

美國陸軍五星上將

布萊德雷 (Omar H Bradley) 美國陸軍五星上將，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戰場叱咤

歐陸，後來做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在亞洲戰場上則有麥克阿瑟，都是史無前例的五星上將。美軍以四星為最高階，要升為五星上將，非有震古鑠今的戰功不可。布萊德雷能升至五星上將，當然也有足以傲人的戰功。他在歐戰最激烈的時候，指揮中央軍團的百萬大軍，橫掃法國大陸，痛殲德軍，奠定勝利的基礎。此一赫赫戰功，使他獲得五星上將的榮銜。同時，他也是美國病逝最遲的一位五星上將，在晚年歲月裡，他被視為美國的國寶。布萊德雷辭世後，美國已沒有五星上將了。

布萊德雷於一八九三年二月十二日生於米蘇里州的克拉克鎮，一九一五年畢業於美軍陸軍官校，遂即充任美國陸軍基層軍官，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隨軍赴歐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官拜陸軍少校。第二次大戰初期，他是美軍第三軍的副軍長，在巴頓將軍麾下，參加對德軍作戰，在北非及義大利等地戰場上，德國名將隆美爾等人，對巴頓頗有畏懼，視巴頓為勁敵。對布萊德雷則視為平庸的人物，然而巴頓因毆辱怯戰的士兵而去職後，布萊德雷繼巴頓為指揮官，卻打得德軍潰不成軍。他曾指揮第二軍團在突尼斯的作戰，面對德軍悍將隆美爾，表現可圈可點。以後反攻西西里，登陸義大利，他都是最前線指揮官，親冒矢石率領部隊猛攻。收復羅馬以後，反攻法國，他是艾森豪麾下的一線指揮官，指揮盟軍中央軍團

登陸諾曼第，橫越法國大陸，攻入捷克、荷蘭，最後到達德國。作戰最高峰期，在他的麾下下有百萬雄兵，包括美軍第一軍團、第三軍團、第九軍團，共有四十個戰鬥師，另外還有英軍、法軍等盟國軍隊，陣容非常龐大，在他的帶領下，形成一個戰鬥體，無堅不摧。他帶兵的精神，和巴頓絕然不同，巴頓是但求勝利，生命在所不惜。布萊德雷和巴頓相反，重視每一位部屬的生命，不輕言犧牲。故能深獲官兵愛戴，聲譽鵲起，使他成為戰時最著名的美國將領。

一九四四年八月，德軍已成強弩之末，他擔任駐法美軍第十二軍團司令官，直到勝利來臨，大戰結束，在戰場上，他最為人稱道的是把他的指揮所擺在前線附近；以便他可以經常赴火線瞭望敵情。

戰後，布萊德雷一度出任退伍軍人管理署長，替戰時併肩作戰的袍澤服務，為他們爭取福利，協助他們轉業。這一職位他一直做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九四八年年初奉派出任陸軍參謀長，一九四九年擔任美國聯合參謀首長會議主席。同年年底，歐洲在美國倡導下組成北大西洋公約，合組成盟軍，布萊德雷出任第一任駐歐盟軍司令，任內協助執行復興歐洲的美國馬歇爾計劃，加速歐洲重建。至一九五〇年調回美國，成了一位只有軍銜的將軍，一九五三年退伍，一九五八年擔任美商波魯瓦鐘錶公司董事長，次年擔任馬歇爾研究基金會主席。

晚年的布萊德雷，悠遊林下，生活欣愉，直到一九九二年病逝，享壽近一百歲。（劉先軍撰）

葛崑山（一八九〇—一九七九）

徐州綏靖公署少將參議
第一屆國大代表

建國興業與有功焉

葛崑山字玉齋，安徽蒙城縣人。葛家為蒙城大族，其父葛經猷為遜清庠生。惟葛崑山資質中平，讀書不甚特出，其父望子成龍，督促極嚴，葛崑山讀之甚苦，當時清廷政治不修，國勢危殆，葛崑山報國情殷，遂投入南洋第九鎮砲兵學校，學習砲兵。畢業後，駐防鎮江，見革命思潮大起，時局震盪，葛氏雖年未弱冠，但胸有大志，經鄭芳蓀及凌蕉庵介紹，秘密加入同盟會。辛亥年，武昌起義，各省響應。葛崑山隨第九鎮官兵起義，進攻南京雨花台，遭到頓挫，仍退至鎮江。不久，隨柏文蔚、林述慶、徐紹楨等人，率江浙聯軍進攻南京。那時葛崑山僅為砲隊基層軍官，頗奮勇武，率部攻入天保城，光復南京，蒙都督林述慶嘉勉，晉級為第一師砲兵獨立營營長。後來，又隨軍渡江北上，追剿復辟軍張勳殘部，於徐州、蚌埠一帶作戰。再調至壽春，仍任營長，與張匯滔部合作，剿滅張勳。所以中華民國成立，葛崑

山與有功焉。

一九一三年袁世凱稱帝，國民黨護法討袁，葛崑山參加討袁。初期，革命軍遭到敗績，葛氏被抄家，也被通緝，只好亡命日本。一九一四年，經居正、謝慧生介紹加入中華革命黨，追隨孫中山總理。當蔡松坡在雲南起義時，葛崑山奉總理孫中山命潛赴陝西，遊說陝督陸建章，促其響應革命。陸建章也是蒙城人，與葛父幼年訂交，陸建章之參謀葛光庭為其族叔，所以欣然領命前往。孫中山囑葛崑山過湖北時，與湖北的革命志士見面，成立革命組織，於是葛崑山到達漢口後，約同志曾魯在日租界全德醫院見面，成立了一個組織，準備驅逐湖北督都王占元。由姚文博、顧祝同、韓德勤、何柱國、熊秉坤等人負責。直到居正、田梓琴抵漢口，交卸任務後，即赴西安遊說陸建章。

葛崑山見到陸建章後，即以來意相告，陸某顧左右而言他。葛崑山見狀，知未能說動陸建章，乃改弦易轍，由族叔葛光庭介紹面謁商震、趙開運、劉繼先等皖籍中下級幹部，策反陳樹藩率部響應。陸聞訊後心中難安，自行棄職離去。葛崑山雖未能完成任務，但西安政局因而完全翻新。

遙祭總理悲痛逾恒

一九一七年，「辯帥」張勳陰圖復辟，上海新聞報時有言論誣衊孫中山總理，葛崑山自西安回上海，心懷義憤，投擲炸彈警告

始止。次年，葛氏赴廣東，任大元帥府副官，常奉孫總理命外出偵察，當時凡欲晉見總理者，必須先由葛崑山稟報，因而同志之中幾乎無人不知葛副官。

一九一九年，葛氏調回部隊，仍任營長，次年，隨北伐軍北伐，適逢陳炯明叛變，北伐軍回擊韶關，葛部編為東路軍，由福建進攻水口，逐走李厚基，攻克泉州。葛崑山作戰英勇，蒙總指揮許崇智嘉獎，總司令蔣中正接見慰勉。革命軍克泉州後，部隊擴編為第八旅，由薛岳任團長，葛崑山留任營長，軍容整肅，秋毫無犯。一九二二年討陳，歷經白茫茫，淡水兩次大戰，陳部林虎、洪兆麟部全數被殲滅，革命軍大獲全勝。

一九二四年，葛崑山調回大元帥府仍任副官，不久，在韶關成立國民革命軍大本營，葛氏奉派為兵站主任及籌款專員，協助收平商團叛亂，蒙代統帥譚延闓讚揚。次年春天，孫中山病逝北京，葛崑山與劉玉山、宋世科、朱鵬、路孝忱、方聲濤諸部聯合攻克南康，重創贛督陳光遠部，一九一六年北伐軍重入韶關，揮軍北上。北伐前，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葛崑山被任命為上校副官，他在廣州設祭壇遙祭孫總理，放聲大哭，悲傷愈恆。

革命軍北伐行動展開，葛崑山奉總司令蔣中正令擔負長江聯絡任務，後來田梓琴奉派宣撫漢口，委葛崑山為宣撫使署副官長，派林劍秋赴九江，火焚江新輪船，燒盡軍閥

孫傳芳部所運糧彈，使北伐軍進展順利。

不久，葛崑山奉命籌備把國民政府由廣州遷武漢，後來，察知中共陰謀搞亂，乃迺返上海。奉蔣中正命令赴南京成立招待所，接待國民黨監察委員，籌備成立南京中央政府，奠都南京，此舉正是蔣氏後來厲行清黨的先聲。

治南京政府成立，葛崑山任國府副官兼管理科長。蔣中正赴徐州督戰，葛崑山出任總司令部上校參謀。繼而又由安徽省政府委任為大通、蚌埠公安局長，安定地方秩序，維持江淮交通暢達，獲當局多次嘉勉。

整肅治安政聲遠播

一九二九年中原大戰，蔣中正正在柳河督戰，以亳縣為北洋毅軍首領姜桂題之出生地，民風強悍，軍閥齊變元正在此地煽動變亂，乃促安徽省政府任葛崑山為亳縣縣長，到任以後，整肅治安，始轉危為安。一九三〇年，馮玉祥舊部石友三叛變，葛崑山會同張勵生、陳耀漢兩部，收復皖北八縣，石友三退走。馮玉祥謀襲擊柳河，葛崑山參與收服孫殿英部，孫部就範，馮玉祥未戰而退，柳河轉危為安。其後，葛崑山以老母年高，請留在皖省服務，歷任鳳台、定遠、霍邱等縣縣長，均有良好的政聲及治績。及至後來推選制憲國大代表，葛崑山獲父老擁戴，順利當選。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日寇攻佔渦陽

、亳縣，當時葛崑山正在故鄉蒙城擔任縣長，乃組織游擊隊，率領抗日。蒙城縣城數度失而復得，並曾一度收復渦陽、亳州。到一九三九年，出任第五戰區第十游擊司令兼蘇魯豫皖邊區總部少將專員，阜陽警備副司令，阜陽區十個縣的游擊武力悉由其節制指揮，時予日軍重創，並策反偽軍路家雲部，保持皖北平靜。抗戰勝利後，出席制憲國民大會，完成國家根本大法。會後，出任徐州綏靖公署少將參議，兼淮北十餘縣還鄉團主任。當時中共已擴大內戰，到處襲擊國軍，葛崑山旋又奉令兼豫皖邊區剿共指揮官，於亳州擊潰劉伯承之一部，獲綏靖區主任薛岳將軍報請嘉獎。

一九四七年，葛崑山再回蒙城，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順利當選。旋任徐州剿共總司令部第一縱隊中將司令兼宿懷渦蒙指揮官，數度與共軍血戰。一九四九年，剿共局勢逆轉，葛崑山赴廣州，任廣東省政府顧問。同年十一月來台，因李宗仁代總統離職出國，中樞無人領導，葛氏聯合國大代表同仁，請求蔣中正總裁復職，並主張罷黜李宗仁，獲各方讚譽。

樂享高壽枝榮葉茂

葛崑山宅心仁厚，尚義輕財，常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故朋友甚多，精神歡愉，身體壯健，但至一九六八年後，兩腿漸不能站立，舉步亦難，延至一九七九年病逝，享年

九十歲。

葛氏先在故鄉娶元配白氏，繼配劉氏，又繼配曾氏，均早逝。後來又在南京娶茅氏生子維釗，女維瑗，娶白氏，白氏生子葛維新、女維敏、維芳。大陸變色時，攜子葛維新來台，培植成材，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一九七二年留美，獲美西伊利諾大學企管碩士，一九七四年又獲伊利諾政治學碩士。葛維新回國後，歷任行政院青輔會專員、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視導、青年救國團專員、副組長、組長、處長、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海工會副主任、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職。其媳吳錦鄉，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曾任職同康化工公司業務經理，現任台硝公司常務監察人，已有孫一，孫女二，蘭桂騰芳，枝榮葉茂，堪以告慰了。（王善初、杜正雄撰）

龍諾（一九一三—一九八五）

高棉總理

反共意志堅決不變

高棉前總理龍諾是一位軍人政治家，越棉戰爭期間，領導高棉人民與棉共作戰，兼顧政務。他與棉共作戰初期頗有表現，軍事方面節節勝利，一度把棉共逼至西北部馬德望省山區一隅。政治方面，推行自由經濟，整肅貪污，一度欣欣向榮。可惜，美國支持

不力，剿共戰爭打打停停，致使赤棉坐大，在越南陷共之前，高棉先被赤化。龍諾倉促出奔，亡命夏威夷，後轉赴加州，定居在富爾頓，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病逝異鄉。而陷共後的高棉，慘遭殘暴的波布等共黨頭目蹂躪，殺人盈野，死亡枕籍，短短三個月內，高棉善良人民，估計被屠殺三百餘萬人。當時，有「殺戮戰場」之稱。迄今，高棉首都金邊，尚留有一座「波布虐殺人民紀念館」，館內堆聚的死者頭骨，堆如小山，令人觸目驚心。

龍諾於一九一三年生於高棉波羅棉省，家境富裕，青少年時代負笈西貢讀書，精通法文，說話簡捷有力。青年時期曾在越南和越北共黨組成的越盟軍作戰，所以他反共的意識萌芽甚早，對共黨理論及鬥爭路線均有精深的研究，反共意志堅決。

龍諾的軍人生涯是「半路出家」，四十餘歲官拜中校以後，才進入軍校學習，但卻是高棉陸軍官校第一期的畢業生。在成為軍人之前，龍諾最初從事法律工作，替人民在訴訟方面服務。後來自助公司創業，從事農場及道路建築。進入政府服務後，成爲一個普通公務員，負責土地改革及地籍測量的工作，頗有績效。受到元首施亞努的賞識，於二次大戰時期，提攜他出任警察總監，負責治安工作，這是他接觸軍事工作的開始。施亞努會形容龍諾像「一塊又大又重的巨石，很少講話，幾乎不用手勢。」這表示他是個

誠樸實在的人物，埋頭苦幹，實幹硬幹，故能在施亞努手下屢受重用，經常換調新工作，幾乎那裡要緊，就要他到那裡去。

龍諾擔任警察總監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最慘烈的時候，日軍席捲中南半島，高棉亦陷入漫天戰火之中，在對抗日軍紛擾之際，越共也趁火打劫，到處打家劫舍。不久，他的家鄉遭越共佔領，他在家鄉父老的擁戴下，組織反共武力，擔任領導人，純為保衛家鄉而拿槍桿，與越共週旋了四年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接著施亞努派他充任外交官，折衝國際事務。

一九五一年，三十九歲的龍諾，由施亞努授軍階為陸軍中校，負責計畫驅逐入侵的越盟部隊。和剿滅棉共游擊隊。這時的高棉國王施亞努標榜中立政策，向共黨集團獻媚，也向美國等西方國家頻送秋波，使施亞努左右逢源，自西方及共黨陣營均獲得大量的援助，洋洋得意。施亞努後來垮台，亡命北京，實因他的政府貪污過重所致。

龍諾於四十二歲進入高棉軍官學校受訓，學習做一名將領，一九五五年畢業，為官校第一期生。畢業後，遂即奉派擔任高棉武裝部隊總司令，成了最高統帥。這一職位，他做了九年之久，直到一九六五年轉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為止。在做軍隊統帥時，他整軍經武，訓練部隊，充實裝備，對高棉國防軍的建立及壯大，頗有貢獻。

但由於是半路出家，不是正規軍人，所

以在擔任統帥及國防部長時，遭到左派親共報紙及宣傳品的猛烈批評和攻擊，指摘他不適任軍事職位。為便利龍諾還擊，施亞努給龍諾一份報紙，作為對抗左派的武器。

生性謹慎生活簡樸

一九六七年五月，龍諾於乘車視察部隊時發生嚴重車禍，幾乎使他丟掉性命，受傷的龍諾被送到法國就醫，直到一九六八年八月，才痊癒返回高棉，仍任國防部部長。

一個月後，高棉舉行大選，施亞努領導的社會黨獲得大勝，龍諾由國會以七十二票對兩票的表決結果出而組閣，擔任高棉總理。一九七〇年，施亞努因為腐敗貪污，被龍諾趕下台，出亡北京。高棉由王國改制為共和國，由原王室成員鄭爾擔任共和國元首，龍諾仍為總理，親王馬達克為副總理（後來改稱馬達克將軍），形成三人統治集團，不過這三人統治集團，不是自己自命，而是國會選產生。三位主要領導人除龍諾外，都是王室成員，三人之下的政府主要幹部也是施亞努的原班人馬，但是領導作風不同，使高棉政府出現一股新興的氣息。

當時，正與棉共作戰，作為總理的龍諾，實際指揮作戰，他生性謹慎，生活簡樸，住在金邊附近的一所小房子內，自種蔬菜食用。由於他的生活簡樸，深獲美國人信任，在他的協調之下，高棉軍隊數量在施亞努下台後三個月內增加了五倍，軍費開支龐大。

高棉本身顯然無力負擔，美國於一九六九年十月贈予八千萬美元的軍費，次年春天，又給了兩億五千萬美元，這些錢大部分用來剿共。所以在高棉剿共戰初期，政府軍節節勝利，頗佔上風。

高棉龍諾政府亦曾被指貪污，但在中南半島國家算是較好的，這得力於三人統治集團的通力合作。副總理馬達克掌管經濟、外交和一般行政，他的才具甚高，施政採用「自由主義」的措施，國營事業獲得成就後，即交由民間經營，馬達克的政策獲得知識份子的充分支持，因而經濟呈現一面好景。可惜，馬達克於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政變中被殺，而後龍諾政府因內部王室的成員太多，利益糾纏不清，龍諾政府曾經多次倒閣，均在國會中有驚無險。

但是龍諾統治後期，政局陷入紛擾，剿共戰爭長期消耗，民生凋敝，加之美軍在中南半島有抽腿的計畫，美援不至，剿共局勢逆轉，北越軍大舉侵入，扶植棉共，使棉共勢力暴增，大舉進攻，政府軍節節敗退，卒致首都金邊失陷，龍諾於一九七五年初夏在美國人的協助下逃到夏威夷，脫離赤色魔掌。從此未返故國，病亡他鄉。（汪清澄撰）

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

陸軍上將

戰區司令長官

澎湖防衛司令

抗日名將鬱鬱而終

胡宗南字壽山，號琴齋，浙江孝豐人，陸軍上將、戰區司令長官，為抗日名將。抗戰勝利後，任西安綏靖主任、西南軍政副長官，麾下大軍五十萬人，控有陝、甘、寧、青四省，有「西北王」之稱。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末期，竟未經大型戰陣而大軍潰散。撤退來台後，曾遭立法委員提案究責，最後以「帶罪立功」方式處理，轉任浙閩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化名秦東昌，曾突擊大陸共區近百次，但無赫赫戰功，而於一九六二年鬱鬱而終，年僅六十七歲。

胡宗南於一八九六年四月四日生於浙江鎮海陳家埔故居，出生不久，其父胡鏡清受族兄胡俊清之邀，到孝豐縣的鶴鹿溪定居，先經營藥材生意！後來在孝豐縣辦理田產買賣，以土地代書為業。胡宗南的生母早逝，七歲時，其父胡鏡清在孝豐另娶吳氏為妻，接胡宗南同住，從此，他的籍貫成了湖州孝豐。次年，八歲的胡宗南被送入私塾讀書，誦讀四書五經，十三歲轉入孝豐縣城的高等小學堂接受新式教育。此時，正值辛亥革命高潮，新思潮、新觀念已散播到孝豐，於是十六歲的胡宗南主導了一個剪辮子的故事。

當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國建立，但各地仍有保守的清兵駐守，孝豐縣民王立三是同盟會會員，策動駐軍反正，廢除了老舊的

縣衙，改為縣政府，號召縣民剪去辮子。但由於滿清統治中國已久，留辮子已成積習，人民不覺得不好。在學堂中，學生章旭初第一個剪了辮子，在學堂裡遭到沒剪辮子同學的譏笑及圍攻。

胡宗南和章旭初私交甚篤，又具革命觀念，乃上前打抱不平說：「你們這是幹什麼？時代發展到今天了，你們還這樣保守？你們不革命，還不准許別人革命？剪辮子有什麼不對？剪辮子就是革命。」

「前辮子就是革命？」有些同學不服氣了，七嘴八舌地說：「那你為什麼不剪辮子，不革命呢？」

「行，我剪。」胡宗南當即表態說：「哪位同學有剪刀？我願意當著大家的面剪去代表滿人的辮子，恢復漢人的模樣。」

章旭初說：「我帶來了，本想替大家都剪掉辮子，想不到受到這麼多人的圍攻。」

「那你拿出來，讓我的頭也解放解放。」胡宗南把辮子拉到前邊，由章旭初的手裡接過剪刀，咔嚓咔嚓幾下子，就把頭上的長辮子剪下來了。

經他一激，當場有許多同學也把辮子剪掉了。從此，他和章旭初私情就更深了。

入黃埔追隨蔣中正

十七歲時，胡宗南考進湖州公立的吳興中學就讀，畢業後回到孝豐縣立小學任教，擔任國文、歷史和地理教員。教書四年，曾

多次到上海、杭州、無錫、鎮江、南京等地參觀，眼界大開，逐漸不滿足小學教師的工作。第五年，和同校教員王微爭奪校長職位失敗。其父又阻斷了他和情人阿英的婚事，強迫他娶了一位鄉下女子，這個妻子粗俗不堪，煙酒俱來，行為不檢，使胡宗南十分厭惡，遂於一九二四年春天離家出走，到了上海，在老友章旭初的支助下，南下廣州，投考黃埔軍校，因為身高不足一公尺六十被刷了下來。他離開考場，喪心流淚，在校門口被黃埔軍校黨代表廖仲愷發現，問明原委，見他投軍心切，遂寫了一張紙條「……國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績好，身體健康，個子矮一點是不應該不錄取的……」

胡宗南拿著字條找到考官，方才被錄取，成了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

開學一個多月後，校長蔣中正正在校長辦公室找胡談話。胡宗南一聽說，心跳得十分厲害。他在向蔣中正敬禮時，由於緊張，手腳不太聽使喚，手指老是貼不到帽沿、身子也斜歪著。

蔣中正見他那副樣子，禁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嗔道：「胡宗南，你緊張什麼？我又不會吃了你，快坐下吧！」

這時，胡宗南神經繃得太緊了，弄得滿頭都是汗水。

「給你！」蔣介石突然摘下白手套，掏出一條手帕遞給他，胡宗南擦汗時，蔣問：「你是什麼地方人？」

「浙江湖州孝豐。」

「孝豐？這麼說，你和我同鄉囉！不過，聽你的口音好像是寧波人嘛？」

「不假，不假！校長聽力真好。我童年是在寧波鎮海度過的。七、八歲頭上才隨家父到孝豐。」

「就是嘛，我本是浙江奉化人，想你也知道。鎮海、奉化幾個小時的路程，我們算是真正的同鄉了。俗話說，『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今後我們要相互提攜點。」

「宗南不敢，今後全靠校長栽培。」

「當然要栽培、提攜你們。你母親還健在嗎？」

「親生母親已不在人世了。」

「看來，你很可憐。母愛，這是人世間最崇高、最慈祥、最溫暖的愛。想我每次離開奉化時，家母就哭得像淚人似的，我心裡也不好受。放心吧，小同鄉，我對你們是慈母的感情……」

從此，胡宗南也就成了蔣校長家的常客

胡宗南成了黃埔軍校第一期期生，在校時，國民黨員王柏齡、賀衷寒、鄧悌等組成「孫文主義學會」，和共產黨的組織明爭暗鬥。胡宗南曾一度被懷疑為跨黨份子，甚而被視為共黨份子，有人要對他採取行動。此事為賀衷寒知道了，賀衷寒了解胡宗南和校長蔣中正的關係，加以制止。並對手下人說：「胡宗南篤信三民主義，這一點連蔣校

長及廖黨代表都很清楚，你們不可亂來！」後來，賀衷寒利用東征到前方的機會，找到胡宗南，把有人要制裁他的事告訴他，嚇得他臉色慘白，感嘆道連軍校學生也很複雜。賀衷寒則趁機勸他加入「孫文主義學會」，於是他就在梅縣前線加入了「孫文主義學會」，打出了反共的旗號。

引進戴笠投入革命

一九二五年春天，胡宗南自黃埔軍校畢業，分派到教導團第三營第八連任少尉見習官，後來調升機槍連排長，東征時和第一軍聯合討伐叛逆陳炯明，在棉湖作戰有功，晉升機槍連上尉副連長。這時，國民革命軍已統一了廣東、廣西，七月一日在廣州成立革命軍政府，聲威大振。國民黨要員張靜江、陳立夫等齊集廣州。胡宗南在杭州結識的小兄弟戴笠也到了廣州，想到黃埔學步兵。胡宗南把戴笠介紹給校長蔣中正，說戴笠是浙江江山人，也算小同鄉。又說戴笠「腿快、嘴勤、腦子靈，有點特殊才能。校長有啥子機密事兒，吩咐戴笠就行了。」蔣中正聽了很高興，就對戴笠說：「你不要學步兵了，你去學騎兵吧，將來畢業後給我做個耳目。」

戴笠被分配到騎兵科，同時成了校長在學生總隊中的耳目，共產黨份子和國民黨左派的活動情況，包括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活動，都一一報告了蔣校長。後來發生「中山艦事件」，共產黨劫持國民黨總理孫中山。

蔣中正就是靠了戴笠的情報，及時趕至救出孫總理，並清除了革命軍中周恩來以下絕大部分的共產黨員。

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前，兩個教導團都擴編為第一軍的教導師，胡宗南升任第一教導師第二團第二營長，團長胡公冕為共產黨。當時正值國共第一次合作，兩胡是結拜兄弟。不久，胡公冕升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推薦胡宗南繼任團長。率軍進攻銅鼓，擊潰孫傳芳手下楊震東部。

一九二六年秋天，教導第一師在江西南昌一帶與孫傳芳部隊作戰，惡戰十餘天，慘遭潰敗，師長王柏齡受撤職處分。胡宗南卻在這次戰鬥中，打得很出色。他率領教導二團，奉命由正面攻打南昌城郊的牛行車站。那是南昌的大門，孫傳芳派軍長李彥春率領兩萬餘人死守。車站四周，築有牢固的碉堡、塹壕和各種防禦工事。站外，是一片田野，平坦坦無所遮攔。胡宗南第一次指揮部隊硬攻，先是一個營一個營的上，接著採取全團集體衝鋒，攻打了一天一夜，傷亡慘重，敗陣而歸。新任師長劉峙，見胡宗南敗退下來，只說：「攻打不下來？」

「是的。但我不服氣，他們不過占著有利地勢……」

「打仗，靠天時、地利、人和，他們占地利，你不能占天時？……」

「你是說採用火攻？」胡宗南腦子一下

子開竅了。

第二次攻擊時，胡宗南用一個營的兵力運送柴草、汽油、辣子，堆放在牛行車站西南方向，澆有汽油的柴草上邊撒了大量辣椒及生水，點燃後，濃煙一下子籠罩了牛行車站。守軍受不了煙薰和辣椒刺激，跳出工事四處亂竄。胡宗南指揮輕重機槍掃射，接著指揮部隊攻占了車站。一個團打敗了孫傳芳一個精銳師，俘虜了軍長李彥春和他手下官兵八千餘人，深得蔣中正的讚賞。

南昌攻下後，教導師改為第一師，屬東路軍序列，與第二師、第二十二師一同東出浙江。第一師隨東路軍進入浙江後，先克富陽，再克杭州，收復了浙江省。一九二七年三月廿日，東路軍克復上海，上海之役，胡宗南率部由閩行潛渡黃浦江，襲擊孫軍畢庶澄部，佔領莘莊、龍華及上海兵工廠，俘敵甚眾。一九二七年五月胡宗南因功晉升為第一師少將副師長，成為黃埔系學生中第一個跨入將軍行列的人。

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第一師由浙江攻滁州，再打蚌埠，直魯軍使用俄製鐵甲車作掩護，在蚌埠至滁州沿鐵路線掃射，威風凜凜。第一師冒死攻擊，但進展甚小，傷亡慘重。胡宗南想出一個絕招，用砲火掩護敢死隊，以鐵鍬、十字鎬卸去鐵軌、枕木，使鐵甲車無用武之地，一舉擊潰直魯軍，攻佔蚌埠。幾天後，因他作戰有方，調升第二十二師師長隨即轉戰於芝蘭、六舖、土城，佔領

徐州機場，協助友軍光復徐州，接著擊潰張宗昌部於棗莊，會師濟南。一九二九年春，部隊改編，第廿二師編為第一師第二旅，他任旅長。

中原大戰作戰有功

中原大戰時，第一師在開封附近與閻馮軍作戰，第一師師長劉峙任總指揮，副師長徐庭瑤代理師長，作戰時負傷，改由胡宗南代理。徐庭瑤傷癒後改調第四師師長，胡宗南升任第一師師長，率軍沿隴海鐵路迎擊馮軍孫良誠部。孫部係馮玉祥的主力部隊，孫良誠本人剽悍饒勇。在隴海兩側忽隱忽現，忽南忽北地向北伐軍反擊。加上孫得到晉軍楊效歐的援助，使用的湯姆砲，使得中央傷透了腦筋。胡宗南一心想讓第一師「出名」，指揮三個旅拼命廝殺。孫良誠部隊出現在圍莊，他進攻圍莊；出現在曹集，他指揮部隊血戰曹集，咬住孫部不放。

孫部不願和胡宗南的第一師糾纏，聽說胡宗南的第一師來了，就收兵撤退。衛立煌的第十師聽說孫良誠見到胡的部隊就撤，就冒充胡宗南的第一師，一面衝鋒，一邊大喊：「孫良誠的部隊聽著，我們是胡宗南的第一師！」

其他部隊碰到孫良誠的部隊，也大聲喊叫：「我們是第一師——胡宗南的部隊……」

孫良誠也感到奇怪，抱怨說：「他胡宗

南有多少部隊，怎麼打著打著，都是他老胡的部隊。」

真假第一師的故事傳到蔣中正的耳朵裡，蔣高興地說：「還是第一師能打仗。」

十一月中原之戰結束，胡宗南以作戰有功正式任第一師中將師長。率軍駐紮在開封鄭州，剿滅土匪大月牙部，使豫淮人民得安。

「一二八」淞滬戰役時，第一師移駐常州為預備部隊，其間胡宗南修築了江陰、無錫、溧陽、溧水等地公路，作為軍事運輸之用。

毛兒蓋之戰吃大虧

淞滬停戰後，日寇侵華日急，國民政府因境內共黨部隊到處襲擊中央軍，乃訂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希望一舉撲滅紅軍，解除內憂。遂於外患暫緩之際，於一九三二年六月，集結大軍四十萬，進剿盤據大別山的共軍「紅四方面軍」，胡宗南率第一師，經桐城、舒城，攻克六安、霍山兩縣。紅四軍領袖張國燾、徐向前等率軍南下湖北麻城，欲奪武漢，胡宗南趁共軍分散之際，協同李思塑的第十四師，包圍共軍第十師及第十二師於河口鎮以東地區，予以殲滅性的攻擊，共軍傷亡慘重，幾乎潰不成軍，殘部向西北突圍，胡宗南、俞濟時、蕭之楚部等數十萬大軍尾追攔截，一路戰鬥，到了陝、鄂交界的漫川關，北有楊虎城阻擋，胡宗南把

共軍壓縮到一條山溝裡，揚言這裡就是紅四方面軍的墳墓。不料，紅四軍猛攻山壩口，殺開一條血路，突出重圍，翻越秦嶺，經漢中盆地進入大巴山區。

胡宗南率部追到陝南，要入川追擊，遭到四川軍劉湘、鄧錫侯的拒絕。陝南是楊虎城的轄地，也容不下他，只好進駐甘肅南部。但這次追剿張國燾、徐向前、胡宗南曾三越秦嶺，激戰於漫川關、引駕迴、鳳凰嘴、寧羌各地，擊斃共軍第四軍軍長蔡昇熙。到達隴南後，胡宗南在水、徽縣、成縣、碧口一帶佈防，維持了隴南的安寧。

退入川境的紅四方面軍在川北連敗劉湘、劉文輝等部，建立了川陝根據地。胡宗南再要求入川，劉湘不得已始允。但共軍經過整補，戰力恢復，胡部先頭部隊丁德隆旅，甫抵廣元、昭化，即被共軍吃掉兩個團，胡宗南被迫暫緩入川。

一九三五年，共軍北竄，進行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胡宗南率王耀武部、鍾松部和伍誠仁的第四十九師，向松潘一帶挺進。在毛兒蓋一戰，胡軍吃了大虧，被共軍包圍在松潘，後因共軍攻城力有未逮，自動退去。胡宗南才率部撤出，到隴南整補。不過，這一仗纏鬥經年，由春到冬，胡宗南與士卒共甘苦，寒暑飢疲，疫癘時作，回到天水以後，他心情悶鬱大病了一場。

病癒後，胡宗南升任第一軍中將軍長，駐徐州。不久，奉令進攻陝、甘、寧共軍根

據地，率軍進駐豫旺、惠安堡一帶，迎擊彭德懷部，互有勝負。正當他欲揮師北上，將共軍趕過黃河之際，突聞「西安事變」，領袖蔣中正蒙難，乃揮淚東還，於平涼、固原等地擊破奉軍王以哲部，奪下平興，支持戴笠赴西安營救領袖。西安事變解決後，他率軍進駐鳳翔一帶，歸顧祝同指揮。

認識葉霞翟訂良緣

部隊進駐鳳翔後，胡宗南認識了後來的妻子葉霞翟。他們是由戴笠介紹認識的。

一九三七年六月的一個早晨，葉霞翟剛剛吃好早飯，胡宗南就突然登門對葉霞翟說：「霞妹，我今天有空，你陪我到江灣去玩一天可好呀？」

葉霞翟同意了。過去，他倆很少單獨出去，因為每次出去總有戴笠作陪，大家都都有說有笑的。這一次，倆人單獨坐在車上，胡宗南卻感到無話可說。直到車子開出市區後，胡宗南才突然拉起她的手。看看她腕上戴的古老手錶說：「在杭州，我就發現你這隻手錶已過時了，該換隻新的了。」

葉霞翟笑嘻嘻地打趣說：「換新的？我沒錢。你又不買給我……」

「我買，你看，已替你買來了。」胡宗南說著便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綠絨線的長方盒子，打開來，拿出一隻白金手錶，像哄小妹妹似的對她說：「來，霞妹，讓我替你戴上。」

「我剛才只是說著玩的，這禮物太貴重了，我怎麼好意思收哩！」

胡宗南漲紅著臉說：「一隻錶，我的一點心意……」

葉霞翟心裡有數，她期待著胡宗南再說點別的什麼，或者給點什麼許諾，但胡宗南沉默寡言的，沒有再說什麼。此後，抗日戰爭爆發，倆人就很難見面了。胡宗南強調：「困難當頭，強奴未滅，談何私事」，信也很少寫。特別是抗戰中期，陳立夫作媒，想把孔祥熙的二女兒介紹給胡宗南，戴笠說孔二小姐說話浪漫，品行不端。當孔二小姐親自到西安「相親」時，他心生一計，化裝至孔寓邸先去看了一下。見孔要嬌撒潑，舉止粗蠢，更爲失望。後又聽說這位孔二小姐經常女扮男裝，雌雄莫辨；胡遂寫信給陳立夫說：「國難當頭，正我輩軍人抗敵禦侮，效命疆場之時，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等語婉言謝絕。直到抗戰勝利後，胡宗南率部搗毀共軍在陝北的老巢延安後，才和葉霞翟在西安完婚。

抗戰時期收訓青年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抗戰爆發，八月十三日日軍突擊上海，大舉進犯，胡宗南奉令率部到上海楊行、蘊藻濱、紀家橋一帶阻擊日寇對上海的進犯。由於這一線地勢平坦，胡部倉促上陣，又沒有堅固的工事，而日軍又是陸海空聯合作戰，飛機大炮凶猛得很

，參戰的兩個師死傷大半，只好開到昆山附近進行休整補充，胡宗南第一軍兵力補充完畢，再開蘊藻濱、劉行、大場前線作戰，仍被擊潰。後來退至蘇州河南岸，一個師幾乎打光，連師政治部主任沈上達也被日寇打死。當日寇從金山衛登陸時，胡部被迫撤出上海，開回陝西鳳翔附近整補。

經過六個月的整補，軍力才漸充實。此時，胡宗南已升任第十七軍團軍團長，奉命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下旬，開赴豫東蘭封地區對日抗戰。

這時李宗仁率軍在台兒莊對日作戰，日軍爲了切斷徐州附近中國軍隊的後方鐵路運輸線，派土肥原的第十四師團渡過黃河，侵占蘭封及附近一些據點。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急調胡宗南軍團（轄第一、第九十兩個軍）趕到開封附近，伙同宋希濂部、俞濟時部、黃杰部圍殲土肥原師團。胡宗南在這一仗中，親自指揮部下攻打蘭封外圍，掃清通往城內的道路，因爲黃杰部隊阻擊力，不足讓土肥原部突圍跑掉。

一九三八年九月，日寇以海空軍掩護陸軍，沿長江兩岸進犯鄂東一帶，武漢會戰的序幕已經拉開。爲了阻止中原日軍南下，胡宗南率部開往信陽，擊退了日寇西進的部隊，占領了信陽市。後留第二三二團團長馬載文領兵固守信陽，大部隊開回陝西。日軍大舉進攻時，馬臨陣脫逃，信陽淪陷。同年十月，武漢淪陷。

胡宗南部撤回陝西後，部隊分駐西安附近，軍團部駐守西安。

這一時期，胡宗南兼任中央軍校第七分校主任，他自抗戰開始，即注意收訓愛國青年。一九三八年由蘇皖入陝，沿途收容流亡學生數千人，資以衣糧，導之入陝。後來又派人至敵後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安徽、浙江等地招收青年，合計由七分校收訓者約四萬人，由戰幹團第四團收訓者約三萬人，成爲抗戰及後來剿共的幹部。其中特別優秀者十六人，由他以私人薪餉資助赴美留學。

選調精銳挽救危局

駐陝期間，胡宗南又奉令整訓作戰部隊百餘萬人，高桂滋、高雙城、孫殿英、馬占山、鄧寶珊、上官垂相、魯大昌、楊虎城、郭希鵬等人舊部均經過他的整訓而成抗日勁旅，爾後援新、援晉、援冀、援黔、援太原，均立有赫赫戰功。

一九四〇年年初，軍委會爲解除後顧之憂，令胡宗南進襲陝甘寧邊區共軍。胡宗南動員軍民，構築了一條縱深七百里，橫越三個省的碉堡區，重重工事，封鎖了共軍的一切活動。一九四二年初，胡宗南升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長官朱紹良僅掛虛名，駐在蘭州、西安大軍由胡宗南節制，麾下有李延年的第卅四集團軍、陶峙岳的第卅七集團軍、范漢傑的第卅八集團軍、李鐵軍的第卅

九集團軍，有卅四萬餘人。

一九四四年四月，國府軍委會重劃戰區，任命陳誠爲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由第八戰區調爲陳誠的副手。當時他正在華山養病，日寇土肥原部突作困獸之鬥，集中了五六個裝甲師團，配屬一個裝甲旅，兵力約十二萬人，向中原進犯。守衛中原的蔣鼎文部和湯恩伯部，共有五十萬大軍，數倍於日寇，但不到半個月，土肥原部連陷鄭州、偃師、洛陽、澠池，先頭部隊到達陝西，潼關告急！風陵渡危險！西安震動！胡宗南慌忙下山，親自到華陰指揮。選調自己的精銳部隊第三十四集團軍和第一軍，阻擊日寇於靈州號略鎮和豫西等地。他的幾個師分別在靈寶和時家山一帶打了幾次勝仗，日寇土肥原部潰退了。對此，胡宗南挽救了豫西和中原的危局，對參戰的營長以上指揮官記功晉級的危局，對參戰的營長以上指揮官記功晉級，傳令嘉獎、請勳。胡宗南本人也因此更受到中央的重視。七月，中央派陳誠爲軍政部部长，將胡宗南晉升爲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授給勝利勳章一枚。不久，他又當選爲國民黨中央委員。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無條件投降。胡宗南在鄭州接受日軍投降。並奉命揮軍華北，進佔天津和石家莊，防止共軍蠢動。他管轄的範圍已由西北延伸到華北。

內戰擴大遭到挫敗

一九四六年起，內戰戰火擴大，華北、

華中烽火遍地，胡宗南為撲滅共軍，揮師援晉、援冀，大軍長驅數千里，予共軍重創。

一九四六年秋天開始，胡宗南進窺中共老巢號稱赤都的陝北延安，經精心策劃，第一步以整編第一軍的三個師和整編第三十師，配合山西閻錫山的部隊攻擊共軍佔領區南部，再以整編第二十九軍主力向隴東的慶陽、合水進擊，九月廿二日至廿四日之間，沿同蒲路北進的胡部第一師第一旅，因輕敵在浮山、臨汾之間遇伏，旅長黃正誠被俘。進攻隴東的第廿九軍四十八旅也在合水遭毀滅性的打擊，旅長何奇殉職。胡部遭到挫敗，乃收兵暫歸，痛加檢討，重新部署，而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再度舉兵，終於進入赤都延安。

這一次胡宗南以整編第一軍軍長董釗為右翼兵團指揮官，指揮三個整編師，由宜川經臨真鎮、金盆灣、南泥灣向延安進擊；以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為左翼兵團指揮官，指揮該軍並配以重炮、坦克，由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進攻；另通報甘肅、青海、寧夏的「馬家軍」，要求派出一部兵力向慶陽、合水附近進擊，以支援北進部隊。

三月十一日清晨，胡宗南下令攻擊前進，以蛇脫皮戰術，即前衛部隊前進占領陣地後，掩護主力部隊前進；主力又區分先頭、後衛迭次掩護前進。當整編第一師在臨真鎮、金盆灣地區，整編第二十九軍在嶗山地區，遇到共軍猛烈阻擊，胡宗南司令部隊展開、翻山越嶺以求安全，三月十九日早晨，胡

部卒告進入延安，是役係獲共軍五萬餘人，獲獲槍械彈藥堆聚如山。

這一年的五月，各戰區裁撤，西安成立綏靖公署，胡宗南任上將主任。胡的部隊於攻佔延安後，即以延安為中心，四出掃蕩，企圖捕捉中共主力予以殲滅，其間曾經榆林之戰、大荔之戰、涇渭河谷之戰、中條山之戰、運城之戰、臨汾之戰，均予共軍重創，但胡部的精銳也損耗殆盡。其麾下得力戰將第廿九軍軍長劉戡在宜川縣的瓦子街激戰後殉職，第一軍第卅一旅旅長李紀雲、第一三五旅旅長麥宗禹、第一六七旅旅長李崑崗先後被俘。胡宗南赴中央請罪，結果參謀長盛文被撤職查辦，胡氏本人遭撤職暫時留任。

進入一九四八年以後，共軍經遼瀋、濟南、平津、徐蚌四次大型戰役後，已將國府軍隊主力殲滅殆盡。四月廿一日，延安重入共軍之手，胡宗南的第十七師撤回西安附近。這時，國軍已剩下最後一張王牌，就是胡宗南麾下的四十萬大軍。

收拾殘部拒絕降共

一九四九年七月，共軍攻佔寶雞，西安岌岌可危，胡宗南只好出走，轉往漢中，沿秦嶺與共軍對峙。麾下尚有兩個兵團，即李文的第五兵團，裴昌會的第第七兵團和李振的第十八兵團，共有十三個軍，加上七分校學生總隊，尚是一支雄師。只是這時候蔣中正總統已下野，中樞領導無人，軍心渙散，士

無鬥志，已不堪一擊。而共軍為解決胡宗南部，除軍事壓力外，又把他的老戰友共產黨幹部胡公冕由上海調來漢中，勸他陣前起義。胡公冕對他說：「你堅持與人民為敵，罪惡甚大，你率部回到人民懷抱，功勞也大。」可是他想到蔣中正總統對他的恩情，斷然拒絕勸誘。並把共產黨的代表扣押法辦。

這個時候，國府的另一大將宋希濂由鄂西退入四川，宋是川湘鄂邊區綏靖主任，麾下也有二十萬大軍。宋希濂飛到漢中，和胡宗南商量，準備把兩支部隊拉往滇緬邊界。兩人聯名報請蔣中正批准。

不久，美國反共參議員諾蘭來到漢中，公開對胡宗南說：「只要你麾下的三個兵團在大陸上保留下來，中華民國反共復興的大業就有希望，我可以建議杜魯門總統，直接提供你們軍援。」這話鼓舞了他中興復國的希望。

同年八月，蔣中正偕陳立夫、蔣經國、黃少谷、俞濟時由台北飛抵重慶，部署西南軍事。胡宗南在安康和共軍打了一仗，獲得小勝。十一月中旬，共軍第二野戰軍突破宋希濂防線，宋部撤往瀘州。這時川軍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向傳賢均先後附共。蔣中正急調胡宗南部入川。確保重慶。十一月廿八日，第一軍第一師抵重慶，尚未完成部署，共軍已攻抵重慶外圍。蔣中正等人飛往成都，胡宗南先到成都。第五兵團及第十八兵團到達成都集中。但不久即發現這兩支部

隊已在共軍南北夾擊之中。蔣中正命他死守成都，任命顧祝同為西南軍政長官，胡宗南為副長官兼參謀長，代行長官職權。十二月九日，盧漢在昆明附共，共軍第一、第二兩野戰軍齊撲成都，胡部已成甕中之鱉，蔣中正等見局勢危殆，由成都飛往台灣。

十二月廿日，共軍二野逼近簡陽、仁壽，先頭部隊到達新津河對岸，與第五兵團隔河炮戰。接著共軍一野攻佔綿陽，揮師南下。胡宗南決定把長官部遷往西昌。廿三日，他同參謀長羅列飛西昌，因天候不佳，改降海南島。胡宗南離開後，胡部群龍無首，當晚裴昌會宣布投共，三天後李振兵團也在成都附共。胡部只剩下李文的第五兵團，李文和胡宗南私交甚深，率部沿新津河西走，企圖撤往西昌，中途遭共軍夾擊，突圍未成，被部屬挾持亦投共。至此，胡宗南的部隊已全部瓦解，只有少數部隊由羅列帶往西昌。十二月廿八日，胡宗南由海南飛回西昌，目睹部隊消散，痛苦不堪。含憤收拾殘部，尚有六七萬之眾，乃準備困守西昌待援。這時，他仍擁有身經百戰的將領廿七軍軍長劉孟廉，及師長張桐生、顧葆裕、胡長青。田中田、張天祥等。可惜，部署未定，共軍七路攻抵西昌。三月廿六日，機場附近已出現共軍先頭部隊，胡宗南在危急中，把部隊交給參謀長羅列帶領，自己乘機飛到台灣。胡宗南走後，他的殘部遭共軍圍殲，剛上任的兵團司令胡長青被擊斃，其餘將領都成了中共

俘虜，羅列化裝逃回台灣。

回到台灣的胡宗南，因失守大西南遭監察委員李夢彪提案彈劾，經調查實係大勢已去，非戰之罪，未予處分。一九五一年夏天，胡宗南被任命為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主席，化名秦東昌，赴大陳島就任。會親率部隊突擊黃礁、洞頭、大小洋嶼等地，共達九十三次之多。一九五五年改調澎湖防衛司令。一九五九年任滿，改調總統府戰略顧問。一九六二年元月十一日因心臟病去世，年六十七歲。（王培堯撰）

魏大銘（一九〇七—一九九七）

國防部第二廳副廳長
國防部技術研究室中將主任

博聞強記天資聰穎

魏大銘江蘇金山縣人，為我國早期國內著名的電訊專家、破譯高手，對日抗戰期間，主持軍事、外交及情報通訊，居功厥偉，官至陸軍中將，一九九七年因心臟病猝逝，享年高達九十二歲。

魏大銘是無線電訊好手、專家、發報均勻清楚，而且快速。青少年時期，學習無線電技術，由於頭腦好，博聞強記，拍發電報的技術學得非常到家。學成後到外輪工作，表現優異，名噪一時。一九二七年夏天，國民革命軍北伐，亟需軍事通訊能手，乃被革

命軍總部交通處羅致，參加創辦無線電通訊網，並培訓人才。「一二八」淞滬戰役發生，他在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前線後援組電台工作。當時陸軍第一師師長胡宗南請李範一介紹一位電線專家，協助他建立軍中通訊。李範一是革命軍總部上海無線電製造廠廠長，也是交通技術學校校長，對中國早期無線電通訊事業貢獻卓越。李範一接受胡宗南的委託後，即要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的王崇植代為物色人才，王崇植找到魏大銘，請他赴常州，任第一師通訊教官。他為第一師整建的五座電台，使全師指揮靈活，如臂指手。魏大銘的表現，胡宗南非常激賞，由於胡和當時的情報主持人戴笠是好朋友，就把魏氏推介給戴笠，從此開啓了他輝煌的電訊事業，並為國家立下大功。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戴笠在杭州上倉橋浙江警官學校辦公廳開會，他坐在長桌子的一端，一旁坐著校長趙龍文，另一旁坐著書記王孔安，長桌的兩邊坐著隊長、指導員，另一端坐著女生指導員戴粹吾。這些人不是穿著警察制服，就是畢挺的中山裝。突然傳達引進一位穿著緞子長袍、態度瀟灑、不到三十歲的青年，戴笠立刻站起來歡迎，說道：「你來的正好，請坐下開會吧！」於是這位長袍青年就在戴粹吾的旁邊坐下。

開完會，戴笠為趙龍文、王孔安、史銘等介紹：「這位就是魏大銘同志，特地請來為我們主持無線電工作的。」於是，他就在

警校的雄鎮樓籌備訓練電線人員。從此，專心一意為軍委會特務處建立堅強龐大的通訊網。

通訊網路設建高手

無線電人員訓練班第一期的陣容相當堅強，魏大銘請來智慧和才能都很高的無線電工程師康寶煌和蘇民、謝松元任教官，羅毅任隊長，後改為蕭堅白；羅杏芳任指導員，後改為董益三。學員十二人，挑選浙江警校正科畢業的丁祥峨、葉文昭、趙文琦、朱昌誠、童學南、張培蘭、陳梅春、陳漣、戴梁、陳舜齊十人，廣東站保送的杜炳漢和戴笠的姪兒戴永安。這一期畢業後，魏大銘做了一份報告書，戴笠非常滿意，送他一段藏青嗶嘰，讓他做一套中山裝。又發給他兩百元獎金，這筆錢他用來買了一部資治通鑑，可見他的好學。

不過，第一期學員訓練完，他發現選訓警校學生很不划算，因為警校學生年齡大，學習困難，加之警校學生未來的工作是動態的、外向的，和這種靜態的、專業的、機械的電訊技術工作不合，也難有較傑出的成就。因而他建議戴笠在上海設立一所無線電傳習所，吸收年紀輕，對無線電有興趣的青年加以訓練，作為選才吸收的根本來源。戴笠很贊成這做法，就撥給他開辦費，由他全權進行，不加干預。

上海是中國的科技櫥窗，電器原料和技

術都先到上海，再向內陸發展。當時國府大力提倡電訊事業，也從上海著手。那時，上海已有三家無線電製造廠、三家無線電學校，有一家廠商名叫三極銳電公司。魏大銘覺得「三極」的名字極好，就用以創辦了「三極無線電傳習所」，他請國際電台報務長方硯農為教務長，調蕭堅白為所長，陳舜齊為助理，負責考核學生的背景、思想、言行、體能、通訊學識技能和人物關係，作為送往杭州電訊班的挑選資料。

三極無線電傳習所設在上海法租界巨籟達路同福里，第一班四十多名學生畢業後，挑選其中十多名，以第一師駐京辦事處名義考送杭州，和另外各方面保送的幾人，成立電訓班第二期，開始訓練。

三極其他的畢業生或考取國際電台，或上輪船工作，出路比其他三家好，因而報考的學生非常踴躍，便分日夜兩班訓練。杭州無線電訓練班以上海三極無線電傳習所為基礎，不僅減少訓練困難和縮短時間，而且可以挑選得到優秀合於情報要求的青年。

培育良才知人善任

杭州電訓班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訓練了十一期，一九三八年又在武昌招考流亡青年一百多人，成立第十二期，以後息烽訓練班、蘭州訓練班都有電訊系，負責訓練，人才越來越多。

其中有學生康寶煌，先進電訓班，後來

考進國立交通大學，刻苦向學，成績優異。魏大銘欣賞他的電子學術和電訊工程的專長，把他請到杭州電訓班當教官。

魏大銘覺得普通電機太笨重，不適宜於特工秘密使用，和康寶煌商量，製造小型收音報機。康寶煌說：「把收報用的真空管的電壓 (Plate Voltage) 提高一倍，就可有訊號發出來，其電力雖微小，也可試試看。」

經過試驗，非常成功，就製成自己用的特工機，除電池、聽筒、電鍵以外，收音報機祇有兩隻小餅乾筒大小。康寶煌的這一項小小的創作，竟奠定了軍統局未來的秘密通訊網，其功不小。

這一年的夏天，國府軍委會蔣中正委員長在廬山辦軍官訓練團，戴笠要魏大銘帶著小型收發報機去見委員長，戴笠的目的有三：一是爭取製造經費；二是表揚魏大銘；三是表示戴笠手下有能人。

魏大銘到達牯嶺，把發報天線改進一些，使發射電力強一些，他自己上機，和南京的花克強通報，勉強接得上軌。他發報手法均勻清楚，在天電干擾下，竟很容易的抄錄了下來，錯誤也少。牯嶺氣候多變，一下子大霧迷漫，一切都埋在雲堆裡，發報電力大損，所以在牯嶺發報極為困難。用十五瓦特以上的電機，也常常辦不到。魏大銘竟能用自製的二點五瓦特的電機通報，既快又好，使戴笠笑得合不攏嘴。

第二天上午，魏大銘帶著收發機於上午

十時到達委員長在牯嶺的官邸。蔣中正走出後，戴笠指著小巧的收發報機說：「現在牯嶺向外通訊的電台，就是這個。」蔣中正看了看，非常高興的樣子，點頭對魏大銘說：「我會給你任務，你好好的幹！」

克難完成艱險任務

見過蔣中正後，戴笠要魏大銘編列預算，要他編列預算數目不要太大，必定會准。於是魏大銘開了一個兩千多元的概算書，不久就批准了。他在浙江警校雄鎮樓後樓設立製造所，購買車床、銑床、鑽床、刨床、繞線機，並向外國購買必要的儀器。開始生產兩瓦特半的特工機，一架祇費兩百元，真夠便宜。另外再研究出將普通收音機改裝成發報機，到國內外通都大邑去購置改裝，不須夾帶電機進去，非常方便。

為補救各地特工電台的電力弱小，總台發報機的電力需大到一百至兩百瓦特，收發報機以電線連成七、八架，可在收報台操縱發報機，通訊範圍可達兩千里外的各地分台。

戴笠用人專一、信任人深重，把總台一切都交給魏大銘，從不干涉。魏大銘用于熾生管理總台，此人忠厚和善、無火氣，耐性好，所以能統領許多通訊好手，專心工作。當時人人工作認真，自動比賽誰收發的字數最多，還搶著去當值班。是個通力合作，潛能充分發揮的團隊。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兩廣突然宣布脫離中央，組織獨立「軍事委員會」，陳濟棠任委員長兼抗日救國軍聯軍總司令，李宗仁任副委員長兼副總司令。公開叛變脫離中央。戴笠交代魏大銘於每天夜晚十二時以後，和 XSFDE—XHOR 電台聯絡，這時他既沒有波長，又沒有固定時間，卻要設法聯絡到。魏大銘因知道他的得意門生張我佛內行，於是把這個任務交給他。這是一件不著邊際的工作，張我佛不願意接受，魏大銘告訴他：「這是戴笠先生交辦頂重要的任務，不管怎樣困難，總要想辦法聯絡到。」沒辦法也得想辦法，這是戴笠一貫的工作原則，張我佛祇好硬著頭皮去幹，每天晚上十二點開始，一直幹到天亮，簡直摸不到頭腦。到了第四天夜裡兩點鐘，張我佛突然聽到了 XSFDEXHOR 呼叫。一經聯絡上，立刻告訴魏大

銘，魏大銘又立刻報告戴笠，剛躺上床的戴笠高興的從床上跳起來，親自守在電機旁邊，這一天張我佛祇收到電碼五十幾個字，約定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再聯絡。第二天七月四日有四十多架飛機從廣州飛到南昌，八日又有九架飛到南京。十八日廣東的全體空軍在黃光銳率領下飛抵南京。陳濟棠所憑恃的造反的本錢空軍都飛了。陳像洩了氣的皮球，沒勁了。就在這一天逃往香港，使兩廣事變沒有流血，就很快結束了。

抗戰開始後，通訊總台先遷長沙，再遷陝西，最後到了重慶，不過，交換接替都有妥善安排，所以與淪陷區各地分台的連繫，沒有一刻中斷，而且分台的數目增加到了三百多座，使用量增加，於是增建第二總台，一九四四年再建第三總台，每一總台各架設十架收發報機，都由魏大銘在克難中完成。

屢敗屢戰破譯電碼

在淪陷區建立分台並非易事，報務人員要能適應環境，應付敵偽，自保安全，所以每一秘密電台的架設和偽裝，魏大銘都費盡心機。概言之，敵偽很少能破獲我方的電台。但上海淪陷不久，一連被敵人破壞了兩座電台，祇剩了一座。上海非常重要，戴笠下令給魏大銘，要他在上海再建十座電台，經過兩三個月，終於次第完成。敵人越破壞，他就越加強，這就是戴笠對敵攻擊的旺盛精神。

北平有三座秘密電台，環境非常危險，賴負責人程浚和查綏之膽大心細，極機智地維持下來。香港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淪陷，魏大銘的電台照常通訊，從來沒有中斷。一天，委員長交戴笠拍一份重要電報給香港，戴笠趕緊請魏大銘到曾家岩戴公館裡，剛好杜月笙在座，戴笠很得意地向杜月笙介紹：「月笙哥！這位就是我的第四處處長魏大銘，一切電訊都由他負責。你託我拍往香港的電報就是魏處長辦的。」

杜月笙聽了，對魏大銘一再表示謝意。在東南亞的馬尼拉及新加坡都有潛伏的

電台，兩地淪陷後，通訊從未中斷。後來，美軍上校梅樂斯到重慶，那時美軍統帥麥克阿瑟已身陷巴丹島情況不明，知道中方情報處能與馬尼拉聯絡，驚奇不已。

一九三五年九月，航空學校要建立防空情報台，這一任務仍落在魏大銘頭上，他派王允吉負責籌備，把總台設在杭州，並在杭州成立了「防空情報訓練班」，培植防空台的幹部，由勞建白率領電訊班四期畢業的學員去受訓。後派王惠民去杭州灣花鳥山、張光仲到陳錢山、歐愷到小洋山建立防空監視台。

一九三六年改為「航空委員會防空總台」，由陳一白任總台長，杭州總台改為支台，仍由王允吉負責。並增設黑山、崇明、滁州、徐州、海州、溫州、大洋山七處監視台。

淞滬戰爭爆發，防空監視台發生了極大的作用。十四日下午五點多鐘，敵空襲部隊木更津隊十八架飛機，企圖轟炸我方笕橋空軍基地，溫州及黑山兩個分台的防空監視情報確實迅速，空軍立刻準備迎擊來犯的敵機。當時空軍有兩大隊，停在笕橋機場上的轟炸大隊，趕緊避開。而由高志航率領的戰鬥機大隊加油、上彈，由周家口飛來笕橋上空，痛殲敵機。

不久，敵機果然臨空，進入我機在高空等候的陣勢中，由高志航率領的二十七架飛機，從高空衝下，把敵機打得落花流水。當

時擊落敵機六架，七架負傷，可能掉到海裡去了。造成「八一四」空戰大捷，寫下空軍光榮的一頁，但幕後無名英雄的貢獻，更值得稱道。

無名英雄貢獻頗大

在戰場上破譯敵人密碼以蒐集情報的工作非常重要，魏大銘是我國此一科技的拓創者和奠基者，而且成就非凡。我國首位破譯密碼專家是無線電專家溫毓慶博士，出身美國哈佛大學，做過清華大學教授。後由財政部長宋子文支持，偵譯國內各反對派密碼，中原大戰時對討伐馮玉祥、唐生智及桂系有卓越的貢獻。戴笠洞燭機先，早在一九三四年即令魏大銘選拔優秀人才跟溫博士學習此項技術，他當即選派竺烈民、劉寶岩、楊士倫及王懷仁去學習。一九三六年，溫毓慶會成功的破譯日本外交密碼，深獲戴笠佩服，結成莫逆之交。抗戰中期，軍委會成立技術研究室，專責密碼破譯。這個機構即由溫毓慶任主任，魏大銘及毛慶祥任副主任。

同時由駐美武官蕭勃祕密聘請美國破譯專家雅德賽 (Herbert O. Yardley) 及 Osborn 化名，商人身分經河內、香港到達重慶。戴笠以神仙洞一幢大洋房「豁廬」為祕密工作地點，魏大銘選派軍校六期的陳祖舜、邱沈鈞以及學習過中文破譯的劉寶岩等及學生十多人參加工作，以破日本陸軍密碼為主要目標，僅在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就破解日本陸

軍密碼二十二萬件，對三次長沙大會戰及鄂西會戰，都有很大的貢獻。後來日軍發動珍珠港事變，先由我方偵知，送給美方，可惜未獲重視。

一九四一年秋某一天，蔣中正委員長想知道廈門港內有無日本軍艦，用電話詢問戴笠，廈門電台不通。戴笠當隨口答稱「通的」，乃囑戴笠查報，豈知廈門分臺與重慶總臺已數日未通，譯電科送去的電報都發不出去，乃回報戴笠，戴笠大驚：「這豈非是欺騙領袖麼？」更無以回報領袖，事情很嚴重，乃急找第四處處長魏大銘，很嚴肅的告知他情況。魏大銘一聽，知道情況嚴重，趕緊到遺愛祠總台，親自上機去叫。他知道廈門台設在鼓浪嶼，報務主任范君技術好，工作認真；女報務員姜毅英掩護可靠，人也機警，應當不會有問題。渝、廈相距一千四百公里，電機祇有兩瓦特半，他想，下午的一次可能因訊號微弱通不到，夜間的一次一定可以通得到。不料他下午按時一呼，對方就回答來了，訊號確實微弱，不容易收聽。他立刻用台密告訴對方：「我是 TN，（魏大銘的代名）請立刻到海邊看看，有沒有兵艦……，我就在機上等候回電。」

不到一個鐘頭，對方回答來了，有日本兵艦，昨天開到的，照他所詢問的，一一回答了，戴笠聞報，又驚又喜，立即回報蔣中正，也鬆了口氣。

過了兩天，戴笠帶魏大銘到曾家岩公館

。晉見委員長，戴笠把廈門電台不通，後來由魏大銘親自叫通的經過，向委員長報告一番，他說：「廈門電台不通，是魏處長的責任，我向領袖作了不正確的報告，也有過錯，現在一同來請委員長處罰！」

委員長知道敵後工作困難，而且已經完不成任務，所以非常高興，不但沒有責備，反而對魏大銘慰勉有加。

情報較勁迎頭痛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人不知道，魏大銘卻先知道了。因為珍珠港事變前幾天，他發覺日本外務省命令香港、馬尼拉、夏威夷、新加坡等使領館將密碼機和所有重要密本密件一律燬去，祇留下一種普通密本，聽候命令，知道日本將會有非常的舉動。

軍統局的電訊人員、密碼人員，從事日本空軍的偵譯工作，是供給我們空軍使用的。因此，我們的防空嚴密，防空警報的優良，有名於世界。我們破譯日本空軍密碼，是在一九三九年，由陳一白、冉一鶴、鍾逢甲、葉宗元等優異的工作人員領導。

日本空軍作業非常制式化，漢口基地為敵空軍華中指揮中心。在轟炸機起飛以前，必先派一架偵察機報告沿途氣象。隨後轟炸機及掩護的戰鬥機循這一條路線前進，經過重要城市，要向基地報告，幾點幾分經過某地，高度若干。所以他們的行踪，我們同樣

清楚。放警報都是根據敵轟炸機的報告，非常準確，使重慶的幾十萬居民，能夠有一小時的時間躲警報、進入防空洞，使社會秩序井然，人民生命得到保障。

儘管我方情報確實，但敵機速度，爬高能力均優於我方飛機，所以我空軍還是處於挨打的地位，以致重慶的重要部位，還是先後都挨了炸彈。這時，空軍總指揮毛邦初決定對日機迎頭痛擊。毛邦初告訴負責偵測敵機行踪的魏大銘說：「我們F式四十鯊魚飛機速度不及敵機，爬高也慢，所以處於挨打地位。相反的，敵機可以追著打我們，一擊不中，回頭追上來再打，兩個回合，三個回合，纏著我機脫離不了戰場，祇有一個迎頭痛擊的戰法。幸好有你的情報，我們低速度的飛機只要取準了地位、高度及方向，對準敵機，據高臨下衝，迎頭痛擊，使他措手不及。這樣敵機的優勢就抵消了，勝負的機會才能均等，消除了我機挨打的劣勢。這時候我們的士氣高昂，人人抱必勝的決心，即使一擊不中，也可脫離戰場，安全撤退。這種戰法，祇打一個回合，打了就跑，所以敵機從那個方向進入重慶？高度多少？作戰空域的風力、雲量，全靠你的情報啦！」

電訊奇才扭轉乾坤

魏大銘表示全力配合，就在一九四一年的九月初，日機成品字形，每三架一小隊來襲，我機為每兩架一小隊，一前一後，斜衝

下去攻向敵機，第一架如沒擊中，第二架一定可以擊中。如此一衝，敵機編隊大亂，一架架的冒著黑煙墜下來，重慶市民人心大快，其他敵機各自狼狽而逃，從此對重慶的空襲少了許多。空軍的大勝仗，魏大銘與有功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英國遠東艦隊的軍艦威爾斯親王號及抗拒號均被日機炸沉，整個被炸經過都在魏大銘的情報偵測網之中。威爾斯親王號總噸位三萬一千多噸，號稱不沉的軍艦，一九四〇年才造成，甫下水不久，時速三十海裡，裝有十四寸大砲十門，五又四分之一寸高射砲十六門，四十米高射機槍三十二挺，飛機四架，發射台一座。艦面甲板厚六吋，三層，護砲裝甲厚十吋。作戰官兵一千五百人，曾擊沉德國的神祕戰艦俾斯麥號於南美烏拉圭外海。

那天上午十時左右，魏大銘破譯日本空軍密碼，聽到西貢日本空軍基地和偵察機的通訊，說新加坡北方百餘哩處發現兩艘大型軍艦。下午一點多鐘，西貢日本轟炸機分三批出擊，接著聽到轟炸機向西貢基地報告：「已飛臨X地上空，英海軍艦隻正向南移動，第一批轟炸機正開始攻擊主力艦威爾斯親王號。艦上高射砲火力微弱，已炸中艦面，第一層甲板洞……」

第二批轟炸機報告：「已飛臨威爾斯親王號上空，投彈中第二層甲板，該艦且戰且走，以高速向新加坡海面駛行……」

到十三時五十分鐘，又聽到炸中威爾斯親王號鍋爐，引起彈藥庫爆炸，逐漸沉沒。抗拒號也被炸沉。我們雖向英國提供了情報，卻救不了他們。

當我方代表謝貽徵用電話把威爾斯親王號的不幸告訴英國駐華大使科爾時，他連說：「不可能！不可能！」第二天向我政府致謝時，又表露出無比的驚奇。

魏大銘的破譯工作，在抗戰中創造了許多奇蹟，也奠定我國破譯密碼的科技基礎，魏大銘實在是中國一代電訊奇才。

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後，魏大銘隨軍來台，繼續主持國防部技術研究室。一九五三年主持石牌訓練班，培訓電訊人才。一九六六年以陸軍中將的官階退伍，以後即悠遊林下，過著悠閒的退休生活，直到一九九七年才病逝，活了將近一個世紀。

夫人夏芬伽是位美才女，擅長繪畫藝術，與魏大銘伉儷情深，堪稱為神仙美眷。（陳冠南、王宜庚撰）

王雲五（一八八八—一九七九）

經濟部部長
行政院副院長
財政部長
考試院副院長

學貫中西沒有文憑

王雲五字日祥，族譜排名為王鴻禎，雲五是別號，以別號行世。公元一八八八年陰曆六月初一日生於上海，父親王禮堂，原籍廣東省香山縣，與國父孫中山是小同鄉，先烈陸皓東則是他的表兄。王家先世在家鄉務農，直到其父王禮堂的時候，因隨遠親到上海學習經商，遂卜居上海。家中共有兄弟姊妹九人，在四兄弟中他排行最幼。

幼年的王雲五體弱多病，其母不得已，在他三歲時攜他返回香山故居，在鄉下住了四年，健康大有進步。七歲時返回上海啓蒙讀書，但時斷時續，進展甚慢。然而他記憶力特強，兼具理解力，吐字不凡，曾於聯句徵對比賽中奪魁，獲獎甚豐。惟他的長兄於十八歲時考中秀才不久即病逝，次兄習商成就非凡，他的父親王禮堂鑑於長子之逝，認為王家不具科第風水，把十四歲的王雲五送入五金店做學徒，夜間則入補習學校習英文，以備他日經商之用。

然而王雲五性喜讀書，日間做學徒，如有餘暇則持卷勤讀。第二年，他的姊夫來上海學英文，請求由王雲五陪同入學，才脫離學徒生涯。入學後，由於機會難得，王雲五發奮苦讀，一年後，以優異的成績，由第六級連晉至第三級。可惜好景不長，十六歲的王雲五，又奉父命休學，協助家中經商。半年後，其姊夫自願代其經商，才得進入上海同文館肄業，夜間任英文助教，自賺學費。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在同文館一方面教低年

級英文，一方面在第一級修業，暇時廣讀中英文名著，並以「出岫」為筆名，譯文投稿，賺取稿費。一九〇五年，結束斷斷續續的學生生涯，應聘為一所英文專修學校教師。除授英文外，兼講數學，校中有學生百餘人，有些年長於王雲五，故意質問難，他均能應付裕如。次年，轉入中國公學充英文教員，學生中有朱經農、胡適等人，都是他早期傑出的學生。在中國公學任教，收入頗豐，斥資自購大英百科全書一套，共三十五冊，每日以二、三小時閱讀之，三年內讀畢。一九〇九年，李瑞清在上海辦留美預備學堂，聘王雲五為教務長，但仍在中國公學兼課。

應邀任大總統秘書

一九一一年，辛亥武昌起義成功，清帝遜位，民國肇建，國父孫中山由美回國抵上海，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香山同鄉設宴歡迎，王雲五被推為歡迎會主席，席間致辭陳述民主建國的意義，孫中山大為欣賞，再經交談，更為投契，乃邀他擔任臨時大總統府秘書。民國成立以後，蔡元培首任教育總長，王雲五因服務教育界多年，乃投書提出對教育的興革建議，獲蔡元培讚賞，邀他到教育部協助。他徵得孫中山的同意，上午在總統府辦公，下午到教育部工作。一九一二年三月，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由袁世凱繼任，王雲五遂專任教育部專門教育司

科長。後來教育部遷到北京，陳振先繼任教育總長，升王雲五為司長。不久，去職，仍回教書崗位，任國民大學教授。一九一六年，奉派出任江蘇、廣東、江西三省禁煙特派員，在職僅一年，但他革除陋規，禁絕中飽，使人耳目一新。辭職後回上海，杜門讀書譯書，第一部譯著為翻譯英人羅素的「社會改造原理」都二十餘萬言。

一九二一年，王雲五經胡適推薦，出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從此與商務結下不解緣，除因報國從政，離開過十餘年外，由此至老，在商務印書館工作長達四十年，在四十年中數度挽救商務於瀕危，並使業務蒸蒸日上，成為我國出版界的巨擘。出版物數量之多，選擇之精，均為全國第一。在王雲五主持之下，商務除供應適合需要之學校教科書、工具書外，復大量譯印世界學術名著，整理出版有價值的古籍，四部叢刊、萬有文庫、大學叢書、中國文化叢書、四庫珍本、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中正科技大辭典、人人文庫、岫廬文庫，先後問世。對學術文化的貢獻，在我國出版界真是前無古人！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國步維艱，王雲五以社會賢達的在野之身，協助政府，結合力量，抗日救國。由廬山談話會開始，到抗戰時期的參政會。他均參與其事，協調折衝，團結各黨各派，協力抗日，救亡圖存。抗戰勝利後，中共掀起內戰，政府舉行政治協

商會議，王雲五以中立身分居間協調，卒因中共羽翼已豐，無功而終。以後國府舉行制憲國民大會，行憲國民大會，王雲五均盡了一份力量。這些會議，其間黨派利害之衝突，私人意見紛歧，錯節盤根，糾紛時起，多賴王雲五調和折衝、疏導排解，卒底於成。蓋因他立場公正，分析客觀，言辭周到，態度誠懇，遂能一言既出，翕然景從。王氏尤善於主持會議，雖發言盈庭，歧見雜出，他多能三言兩語，申論其旨意，剖析其異同，協調其歧異，綜合其類同，衡情酌理，折衷盡善。所以他在各種會議，皆有卓越表現，不是偶然的。

出任財長改革幣制

王雲五畢生不應考，不求官，不參加任何黨派，然而他愛國之心，少有人企及，只要當局徵召，無不應命而出。一九四六年五月。國民政府改組，主席蔣中正為擴大政府基礎。請無黨籍的王雲五擔任經濟部部長，任職僅十個月，即於翌年四月轉任國府委員兼行政院副院長，一九四八年五月，行憲政府成立，地質學家翁文灝博士出任行政院院長，邀王雲五改任財政部長。他和翁氏素極熟稔，本來力辭內閣職位，希望還我初服，乃推薦顧孟餘任行政院副院長，不料翁氏力邀王氏改任財政部長，並進行幣制改革。他深知改革幣制的困難，堅持不就，但翁文灝不肯放棄，經過數日失眠苦思，在辭無可辭

的情況下，決定自我犧牲，允諾任職三個月。上任後，發行金元券代替老法幣，不料改革失敗，金元券維持不到一年，即貶值形同廢紙。輿論一致責難財政部長王雲五是外行領導。其實王雲五對財政不但不外行，而且洞若觀火。他深知戰後物質缺乏，經濟疲困，但不改革幣制，則法幣愈來愈不值錢，政府愈來愈大量發行，如此惡性循環，人心愈來愈惶恐，當人民對於法幣的信賴感盡失，而視之為廢紙，經濟便全面崩潰了。改革幣制是對於病入膏肓的病人一副猛藥，實在是不得已的。不過王雲五主張改革幣制，並非他一個人想做就做，是歷時五旬，集合當時好幾位財金首長的意見，才決定的。他們一起去莫千山向蔣中正總統請示過，也在南京近郊雨花台一個秘密處所舉行高層會議，然後決定。八月十九日，蔣中正總統依照臨時條款的授權，發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財政部才開始發行金元券，代替老法幣。可是金元券仍是貨幣，本質上仍不能使物價不漲，仍不能使它自己不大量發行及快速貶值。隨著東北及華北軍事的逆轉，人心惶惶，使得幣信動搖，大家搶購及囤積物品；加上軍費浩繁，使得通貨惡性膨脹不可避免。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失守，大局已無可為，金元券隨大陸陷共而成廢紙及歷史名詞。王雲五在無可奈何中接掌財政部，擔負起幣制改革失敗的責任，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只好引咎辭職。

來台以後，蔣中正總統對王雲五禮敬有加，先助其成立華國出版社。一九五二年故宮博物院和中山博物院成立聯合理事會，由他出任理事長。一九六五年故宮博物院成立管理委員會，由王雲五出任主任委員，在任長達二十八年，舉凡院務之規劃，文物之整理及房舍建設，悉賴其主持，奠定「故宮」日益茁壯的初基。除掌理「故宮」外，蔣中正總統又於一九五四年請他出任考試院副院長，襄助院長莫德惠建立考銓業務，開拓人事管理制度。一九五八年出任總統府臨時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籌劃改革大計。同年七月，出任行政院副院長，兼經濟動員計畫委員會主任委員。當時院長由副總統陳辭修兼任，陳辭修政務繁多，對王氏畀依甚殷，尤以策劃反攻大陸、審議預算、協調各方工作非常繁重。一九六三年十二月，陳辭修以健康關係不兼行政院長，王雲五亦以年逾古稀，同時卸職，轉任總統府資政。

王雲五從政幾十年，參與國家機密大事甚多，知道許多政治秘聞。但他絕口不提，連寫回憶錄也不稍有透露。當初中樞遷台後，的確做了反攻大陸的準備。所謂「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並不是口號，而是計畫；韓戰時準備出兵，軍艦升火待發，因美國政府的阻止（杜魯門派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亦同時防止我反攻大陸）而作罷。王雲五告訴友人，後來還有一次，蔣中正決心反攻大陸，並作了充分準備，卻

有兩位黨國大老竭力反對而作罷。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反攻機會了。這兩位大老是誰，王雲五始終不肯透露。他深識大體，若講出來，可能發生負面影響。謀國之忠，非一般人可及。

創四角號碼檢字法

王雲五在學術文化上，還有一項非常偉大的發明，就是四角號碼檢字法，我國文字的構造，自成一格，而且複雜。據許慎的說法，文字的造成有六種方法，稱為六書。六書是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其實六書，不過是形、音、義而已。象形是形，形聲是音，指事、會意、轉注、假借是義。每一個字都須具備形、音、義三要素，缺一不可。這和西方文字由幾個字母合在一起拼出音來並表示意義，是大不相同的。由於文字具有形音義三個要素，對於字典、辭書、目錄、引得等，便可依照這三要素中的形音或義排列，以便查檢。這種檢字法比西文之按字母順序排列，複雜得多，因而檢索起來也較西文為難。

字形檢字法有部首（如康熙字典）、筆畫（如中文大辭典）及四角號碼（如王雲五辭典）。

讀音檢字法有國語注音符號順序檢字法（如國語辭典）及韻目次序檢查法（如佩文韻府）。

詞義檢字法是一種古老的方法，係按文

字的意義分類編排，如爾雅，釋名。

發明四角號碼的檢字方法，是需要很高的智慧的。王雲五發明四角號碼是在民國十五年，十七年加以修訂出版。在序文中王雲五對四角號碼檢字法，作了詳細的說明。而今四角號碼不僅用於字典和辭典，而且用於圖書分類和中文打字，由於易學易用，所以使用的人很多。

主持商務印書館業務

王雲五對文化學術的另一大貢獻則是主持商務印書館。出版是文化事業，也是商業行為，但王雲五把商務印書館的業務以文化為主，商業為輔，許多沒有什麼銷路的學術著作，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他都予以刊行。他對學術文化有一種使命感，透過出版和寫作來達成。他出版了許多大部頭的書，都不是粗製濫造，內容非常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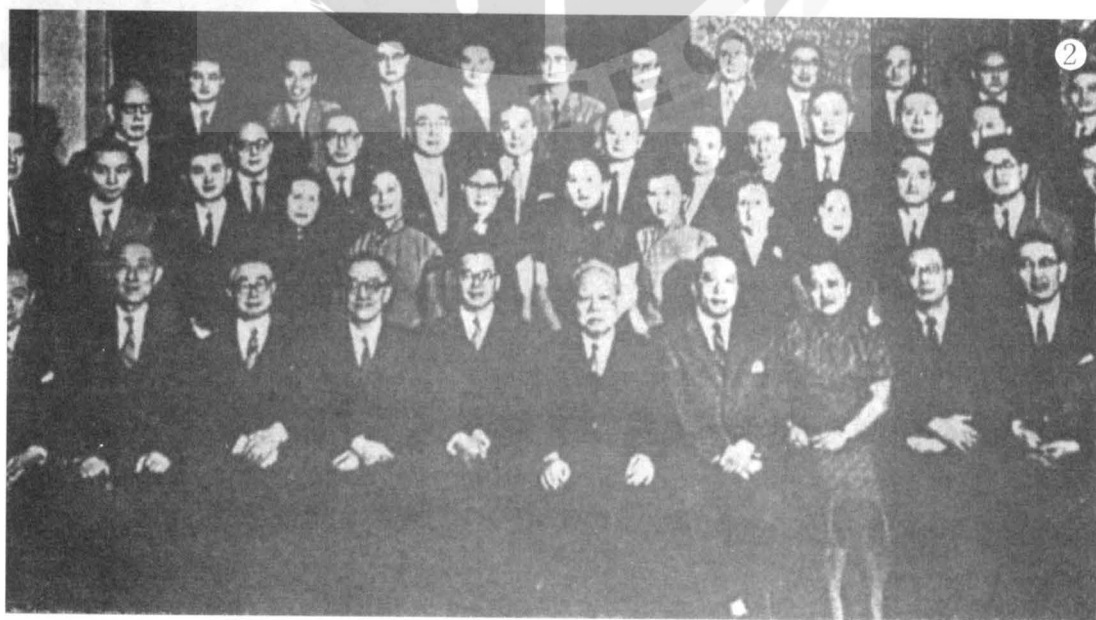
王雲五是一位非常忙碌的人，但寫作不輟，著作等身，僅在政大圖書館目錄書名卡盒子就有五大盒，少有人能望其項背，不過他所編寫的書都是言之有物，並非只酬字數而已。

王雲五有驚人記憶力，又能以科學的方法管理資料，再配上特強的組織綜合能力，故而寫作速度極高。下筆萬言，倚馬可待。他的外務甚多，教書、印書，開會及服務公職，但都不影響他寫書、譯書，迄一九七七年已有一百多種，其中中國政治思想史及教



① 王雲五民國十三年時的照相。

② 王雲五（前排右五）民國四十六年出席聯合國大會與我國代表團員合影。





①魏大銘 1938 年在軍令部第二廳任職時的照相。

②魏大銘（左）偕夫人 1950 年在台北寓所前合影。



- ①魏大銘（左三）與夫人才女夏芬伽（右三）在台結婚時與證婚人蔣經國（中）介紹人王景敏（左一）張乃高（右一）主婚人鄭介民（左二）夏泰芬（右二）合影。
- ②魏大銘夫婦（左、右）與貝乃樸（右二）合影。





①

① 胡宗南上將（左）一九四七年在西安與魏大銘（右）合影。
② 胡宗南（左）與夫人葉霞翟博士（右）合影。



②



① 巧妙辭謝蔣宋美齡介紹與孔二小姐婚配的胡宗南將軍。
② 前排左起：孔令偉（女扮男裝的孔二小姐）、桂永清、顧維鈞夫人、陳紹寬、翁文灝、孔祥熙民國二十六年於瑞士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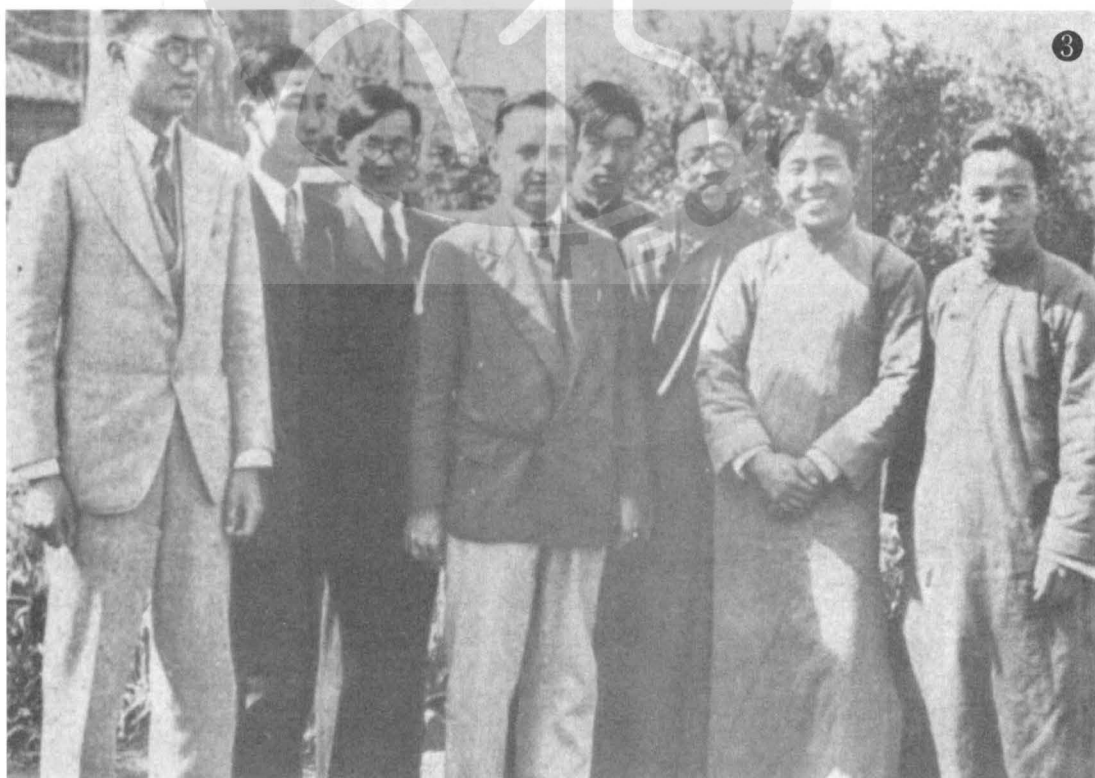


- ① 李永剛（三排左二）1935年與中央大學音樂系師生合影，前排左一為馬思聰教授。
- ② 李永剛（中）與中外雜誌創辦人王成聖（右）及鮑恩濟（左）合影。





- ①李永剛早年在南京各大學演奏會場中的神情。
- ②李永剛夫人周瑗 1935 年在中大梅庵大門前留影。
- ③李永剛（右三）早年與大學同班同學合影。





① 李永剛（左二）早年在中大求學時參加弦樂四重奏。
② 李永剛在中大畢業時的照相。



① 葛崑山早年的照相。

② 葛崑山（前）與兒子葛維新（後中）前江蘇省主席韓德勤（後右）合影。

③ 葛崑山（前左四）1966年與安徽國大代表王立文（前左）葛曉東（左二）楊繼曾（左三）合影。





① 在湖南明德學校任教時的吳芳吉。
② 白屋詩人吳芳吉。
③ 吳芳吉（左）與清華研究院好友周光午（右）合影。